

○ 高润祥
著

大地畫魂

○ 東方出版社

D

前 言

黄 胄

大地是人类的母亲。王阔海、王界山、李呈修、张清志、敬廷尧、朝鸿这六位中青年画家将艺术之根深扎大地，饱汲大地母亲给予的营养，创作出了一批感人肺腑，内涵丰厚、质朴生动的作品，读来令人欣慰。

早在几年前，我就看过他们的作品，并为他们第一集画册题写了书名，就当时交给我看的那些作品，已初露锋芒、充满生机。他们的艺术追求和为之奋斗的艺术道路是我非常赞赏的。

他们六个人能够形成一个学术空气浓厚、感情交流自如，追求目标一致的艺术群体。有交流才有进步，这种群体的艺术氛围能够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一九九〇年七月，他们在北京举办的“迎亚运中国画联展”使国内外各界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紧接着他们赴边疆、宿山寨，历尽辛苦，求师于大自然。任何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任何有成就的画家如果长期脱离生活，他的作品都会变得苍白甚至枯萎。他们能够紧紧地把握住这一点。我相信他们的路会越走越宽广，他们的未来是辉煌的！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中国画，因此，国画在各地卖价看好。于是，有些本来很有发展的中青年画家，离开了养育他的这块热土；有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按照画商的要求，做了金钱奴隶。他们六个人不为金钱所动，不为时下的“出国热”所左右，扎扎实实做学问，这也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溶汇了西方绘画的精华，从观念到技法都能看出他们自己的个性。

他们还要用10年的时间，有针对性地深入到祖国各地，体验生活，创作出展现中华民族情感与风姿的作品，举办“老区风情”、“侨乡风情”等一系列专题画展。

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祝愿他们取得成功！

目 录

- 第一章 《迎亚运中国画联展》的冲击波**…………… (1)
1. 海外来宾…………… (1)
2. 马总经理与林小姐的对话…………… (6)
3. 香格里拉大聚会…………… (11)
- 第二章 六张脸一条心**…………… (18)
4. 标价十万不算高…………… (18)
5. 燕京饭店一席话…………… (25)
6. 什么比金钱更重要…………… (30)
- 第三章 张清志、王界山风雨同舟**…………… (37)
7. 凌晨三点谁敲门…………… (37)
8. 十年磨一剑…………… (45)
9. “大地画派”…………… (58)
- 第四章 敬廷尧、李呈修生死之交**…………… (68)
10. 太行山“捉鬼”…………… (68)
11. 身无分文坐软卧…………… (81)

12. 参加前线突击队·····	(101)
13. 冲过百米生死线·····	(118)
第五章 王阔海、朝鸿寒苦同窗·····	(128)
14. 关于“中西合璧”·····	(128)
15. 穷学生的清高·····	(141)
16. 生活中闯进个“林妹妹”·····	(153)
第六章 王阔海：在人生的“三岔路口”·····	(166)
17. 不准画画·····	(166)
18. 从机关到农场·····	(176)
第七章 王界山：从青州府到北京城·····	(182)
19. 三岁涂鸭·····	(182)
20. 人间自有真情在·····	(187)
21. 青州银瓜·····	(194)
第八章 李呈修：大地画会一“怪杰”·····	(198)
22. 不安分的童心·····	(198)
23. 第一观众的评价·····	(202)
24. 三份涉外合同·····	(208)

第九章 张清志：苦难是把大刻刀	(211)
25. 一根打狗棍	(211)
26. 老天有眼	(216)
第十章 敬廷尧：他从陈子昂的故乡来	(223)
27. 涪江岸边一画童	(223)
28. 两情若在长久时	(230)
第十一章 朝 鸿：烧尽摹本重生	(237)
29. 浪漫的“漂流瓶计划”	(237)
30. 面条、窝头、邀请函	(244)
尾声 他们不会忘记	(251)
后记	(253)

第一章

《迎亚运中国画联展》的冲击波

1. 海外来宾

1990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的无线电波将《迎亚运中国画联展》的消息传向世界。

刚从日本东京飞至香港的新加坡“东亚艺术画廊”总经理马春瑞，从随身携带的密码箱里取出一本开本别致的银灰色画册，在封面上打出的9个人名中，用圆珠笔在6个人名下画上了重重的一横。这6个人是：王阔海、王界山、李呈修、张清志、敬廷尧、朝鸿。

这是一本由著名艺术大师黄胄题写书名的《中国大地画会作品选》。正在北京举行的1990《迎亚运中国画联展》，就是马春瑞总经理标出的那6位画家联合举办的。

马总经理放下画册，拿起电话，拨通服务台。

“请给我订一张去北京的飞机票。”

“哪一天的？”

“今天，就是今天。”

“好，请您等候。”

马春瑞总经理放下电话就收拾东西。他从看到《中国大地画会作品选》那天起，就想和那几位画家取得联系。他给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写过信，打过电话，请他们给这几位画家传递过信息。因为没有这几位画家的准确消息，迟迟没能直接联系上。

现在，这6位画家聚集北京，一起举办《迎亚运中国画联展》，真是天赐良机。

机不可失。

马春瑞来到汇丰银行，将一笔款项汇至他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帐户。

马春瑞祖籍江苏吴县，太爷爷曾是清朝进士。他对中国的书法绘画有过系统的研究。1978年10月他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旅游观光，在北京住了13天，二十多次去琉璃厂文化一条街走访考察。回去后，将自己的一个有2000余平方米的商店改成“东亚艺术画廊”。到1987年，他的画廊营业额达1.3亿美元。现在，他已在美国、日本、南朝鲜等地开设了分店。

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算起，中国的绘画艺术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是华夏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古典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中国乃至东方世界对宇宙自然的看法，对社会人事的态度，对美与永恒性的追求，都在中国书画里得到显化，并通过它们而获得了千百万炎黄子孙和东方朋友的认同。在世界美术领域内，中国画自成独特体

系。它不仅在技巧、用料方面有着独特的规律，而且还有着独特的装裱形式。

华夏子孙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人们的精神生活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书法、绘画作为艺术正在进入寻常百姓家。名家的作品成为富商贾人的珍宝。

中国画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强大，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然而，中国画这项已成独特体系的伟大艺术要想继承和发展，需要有一批忘我奋斗、不懈追求的艺术家的，特别是中青年艺术家。作为一家以经营中国画为主的艺术画廊，马春瑞很想发现一批中青年画家，尽多地收藏他们的画。

1990年7月3日下午，马春瑞乘坐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

《迎亚运中国画联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出租车司机将马春瑞送到燕京饭店。“燕京”和“军博”在一条马路上。从这里去看画展，路近，车多，交通极为方便。

办完住宿手续，马春瑞把随身携带的皮箱放进他的房间，脸都没顾上洗一把，就匆匆赶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此时已是17时35分，馆内停止售票。

马春瑞感到非常遗憾。同时，他隐隐约约预感到此次北京之行，很可能不顺。

他站在立于军事博物馆正门西侧的广告牌前，《迎亚运中国画联展》八个字撩得他心难平静。

一男一女亲亲热热地从军事博物馆正门走了出来。

马春瑞注意到他们俩每人手里有一份《迎亚运中国画联展》的宣传材料。

“小姐！”马春瑞迎了上去。

两个年轻人停了下来。

“我是从香港来的，是专程来看这次画展的。可是，可是……”

“现在已经闭馆了。”小伙子解释说：“明天，请您明天9点钟再来。”

马春瑞并不想和那小伙子搭话。他知道，他是有求于他们两个。作为男士，同这位小姐办事可能性会大一些。他转向那位小姐，说：“您能把画展的宣传材料给我一份吗？”

“可以呀。”那小姐把自己手里那张宣传材料递给马春瑞，问：“先生从香港来北京，专程看他们几个的画展，那您一定很喜欢他们的画喽？”

“是的。”马春瑞打开《迎亚运中国画联展》的宣传材料，点点头说：“在这之前，我看过一本《中国大地画会作品选》画册。这几个人有他们各自的风格。当然，这还不是引起我兴趣的主要原因。”

“先生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小姐剥开一块口香糖送进嘴里，又剥开一块递给身边的那个小伙子。小伙子接过口香糖，看了看腕上的表，有些焦躁不安地说：“走吧，咱们快走吧！”

那小姐也看了看腕上的表，问：“你回家有要紧的事情吗？”

小伙子摸了一下肚子，说：“从10点到现在，我只吃了几片饼干……”

“那你先回吧，有事给我打电话。”

“还是一起回去吧。”

“不，我想和这位先生谈谈他们几个的画。”

“你不饿吗？”

“我喜欢吃甜食。”她拍了一下背着的挎包说：“你没吃完的那包饼干还在这里呢！”

小伙子走了。马春瑞先生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向小伙子招了招手：“再见！再见！”

“我姓林，叫林丽梅，在一家中学任美术教师。”

“噢，林小姐。”马春瑞热情地握着林丽梅的手自我介绍，说：“我姓马，叫马春瑞，春光无限好的春，瑞雪兆丰年的瑞……”他掏出一张名片送给林丽梅。

林丽梅接过马春瑞的名片，高兴地点着头，说：“难怪您对画展这么有兴趣，原来您是个画商。”

“谈不上是画商，只不过对祖国的这项伟大艺术感兴趣。”

“您想买他们的画吗？”林丽梅小姐问。

“有这个意向。”

“我熟悉他们。”

“小姐可要帮忙呀！”

“当然可以。”

“好，有您这句话，今天，我请您吃晚饭。怎么样？”

林丽梅点点头，问：“先生住在哪里？”

“燕京饭店。”

“走吧，我带您去坐4路公共汽车。”

“不，我们坐的士。”

2. 马总经理与林小姐的对话

今天是《迎亚运中国画联展》的第三天。7月2日《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迎亚运中国画联展》7月1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全国侨联主席庄炎林、名誉主席张国基等为开幕式剪了彩。

为了表达自己对亚运会的一片深情，画家林凡、刘大为、张道兴、敬廷尧、张清志、王界山、李呈修、王阔海、朝鸿等深入高山大川、丛林海岛，进行了艰苦创作。

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参观了画展。

《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首都新闻单位，对这次画展都作了宣传。

马春瑞是通过新闻媒介得知这次画展的消息的。但是，他对这种宣传有些担心。

他希望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批画家的。可这已经是难以实现了，林丽梅小姐告诉他，仅7月3日这一天，就有6位国外客户找画家们联系。

“他们谈成了吗？”

“不知道。”

“他们出多少价？”

林丽梅小姐神秘地笑了笑说：“价钱不会太高。特别是王阔海、王界山、李呈修、张清志、敬廷尧、朝鸿他们6位都还年轻。”

“为什么？”马先生问。

“他们都很年轻。年轻人的画都很难出高价。”

林丽梅小姐的这句话使马春瑞先生高兴。他举起酒杯和林小姐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是呀，他们年轻。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

“没错。”林丽梅小姐说：“在中国，40岁之前能够出名的画家很难找。”

“不过，希望是在年轻人身上。你和他们6个人熟悉，你觉得他们的画怎么样？”

“严肃一点讲，他们正在走向成熟。”

马春瑞笑了笑问：“放开一点讲呢？”

“他们年富力强，激情饱满，即使作品的技法还不成熟，但就收藏价值而言，这个时期的画富有个性……”

“对！”没等林丽梅小姐讲完，马春瑞高兴得拍案而起：“林小姐不愧为一个美术教师。您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不瞒您说，我此次来京，就是想买下这次画展中的精品。这还要请林小姐多多帮忙哟！”

“可是……”林丽梅有些为难的样子。

“可是什么？”

“他们要把这次展览的精品捐献给亚运会的呀？”

“这我知道。”马春瑞非常自信地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前面，什么事情都有它的灵活性。”

林丽梅摇摇头。

“怎么，您不相信？”

“马先生不了解他们几个。”

马春瑞端起酒杯，喷了一口，说：“我和许多中国画家打过交道。我了解这些人的心态。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画商。因为他们急于出名，他们需要资助。我正在中国大陆寻找一批有发展前途的画家。噢，当然是指中青年画家喽。现在，我已注意到了他们这6个人。”马春瑞又喷了一口酒：“你听我从后面往前数一遍他们的名字。”

林丽梅点点头。

“朝鸿，1960年生，北京人；敬廷尧，1949年生，四川射洪人；张清志，1952年生，山东苍山人；李呈修，1960年生，山东茌平人；王界山，1963年生，山东青州人；王阔海，1952年生，山东招远人。”

“没错，没错！”林丽梅举起酒杯，主动和马先生碰了一下：“您真了不起。”

“这6个人中，王界山年龄最小，今年27岁；敬廷尧年龄最大，今年40岁！”

还没有正式接触，马先生对他的对方已这么熟悉。林丽梅想，马先生一定是个经验丰富的画商。不过，他想买下这次画展的精品，这工作还是很难做。

林丽梅从小喜欢美术，不过她一直是学油画的。去年，经一位老师介绍，她认识了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的王阔海。王阔海曾在山东艺术学院专习油画，后改国画。他的画路宽，技法独特，很有发展……林丽梅认识了王阔海，也就认识了王界山、李呈修、张清志、敬廷尧、朝鸿这一批人。他们几个举办这次画展，她没少帮忙。7月3日这

天，她还把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男朋友也带来了。

林丽梅希望他们6个人成功，更希望她的老师王阔海成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跟马先生接触的。她知道这6个人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很好。假如画展结束后，能有一批作品出手，这不仅能改变一下他们几个的生活，同时也会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不过，马先生提出要买下画展中的精品，这就有点难办。参展的作品，哪是精品，送展的画家最清楚。马先生一看也会知道，可他们已经说好了，精品要捐给第十一届亚运会。马先生说“什么事都有他的灵活性”。所谓“灵活”那无非是向亚运会捐献时做些手脚，把精品留给他。

这不可能！林丽梅说：“明天我们一起去画展。”她从包里取出一张请柬：“我9点钟准时在广告牌下等您。”

马春瑞很客气地说：“小姐如果愿意，我在这里给您包个单间。”

林丽梅连连摇头：“不用，不用，我回家还有许多事情。”

“刚才那位先生是林小姐的……？”

“刚认识不久的男朋友。”

“噢，那我就不便留您了。”

从燕京饭店出来，林丽梅乘公共汽车来到王阔海的住处。她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她想，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的。

王阔海不在。

他到哪里去了呢？等。一定要把他等来。可是，手表的

分针转过两圈，还是没有王阔海的踪影。

等不来怎么办？找！

林丽梅从王阔海的住处来到张清志家。张清志的爱人告诉她，清志来过电话，说今天晚上有事，可能要晚些时候回来。

“有活动？”

“是的。”

“什么活动？”

“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实在对不起，清志他没说明。”

从张清志家出来，林丽梅又来到王界山家。王界山家的门锁得紧紧的……

林丽梅在什坊院乘4路公共汽车回家。车过西单，她隔着玻璃看见一群人从首都电影院出来，这才想起来他的男朋友还约她去看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她看了下腕上的表，已是21点40分。演出早就结束了。

结束了就不去想它了。应该想的是那些没有结束的事情。车到天安门，她中途下来，又返回了王阔海的住处。她登上二楼，见那个房间亮着灯，心里好个欢喜。

门被敲开了，伸出来一张女人的脸。这使林丽梅好个吃惊。

服务员告诉她，王阔海已调到二楼的一个单间，不过，他现在还没回来。

没回来没关系。林丽梅向服务员要了一张纸，写了“我有急事相告，回来后给我打个电话！”15个字。为了能引起

王阔海的重视，林丽梅在“急事”两个字下打了个红三角。

林丽梅回到家，已是10点过半。妈妈生气地问她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他来找过我？”

“来过三次电话，你们不是约好了去看演出吗？”妈妈问。

“是的。可后来我又有别的事情了。”

“那也要和他说一声，让人家干等……”

“我把他给忘了。”林丽梅内疚地低下头：“真是对不起。明天，我向他去解释。”

3. 香格里拉大聚会

就在林丽梅小姐给王阔海写“我有急事相告，回来后给我打个电话”的便条时，他和王界山、李呈修、张清志、敬廷尧、朝鸿正在香格里拉的一个餐厅里杯盏相交！

邀请他们的是一对蓝眼睛、高鼻子的欧洲夫妇。男士的名字是雷加诺，那女士就是雷加诺夫人了。

7月2日，也就是《迎亚运中国画联展》开幕的第二天，雷加诺夫人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画展。她被王阔海的巨幅大作《九雄图》吸引住了。这位西方女士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画的力量。她或远或近，或左或右，久久观摩。她的认真劲儿使在场的人感到奇怪。作者王阔海走过去。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但也能对付一阵子。没想到那女士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于是，他们热烈地谈论了起来。临走，雷加诺夫人提议，和王阔海在《九雄图》前照了像。